

我爱老师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621

08

A series of stylized trees arranged verticall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Each tree has a rounded, arched canopy filled with diagonal hatching lines, and a simple trunk. They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left half of the page.

我爱老师

封面设计：周小筠

插图：曹立伟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 爱 老 师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25印张 83千字

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0.24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约请魏巍、臧克家、唐弢、王愿坚、张瑞芳等同志，结合各自的经历，从不同的侧面，情深意切地写了老师和年长一辈对自己的教诲——包括治学、练艺、做人等各个方面，这篇文章能给少年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情操上的感染。

目 次

我的老师.....	魏巍 1
理想的风筝.....	苏叔阳 5
老师领进门.....	刘绍棠 10
在闻一多先生的教导下.....	臧克家 24
张天翼老师的教诲.....	欧阳文彬 29
他的学生同星星连成一片.....	刘金沂 35
白石老师教我画画.....	娄师白 42
“还得写!”.....	姜昆 47
我尊敬的老师——吴彬.....	李连杰 51
我爱老师.....	唐弢 58
他灌溉着.....	王愿坚 64
珍贵的礼物.....	葛翠林 69
崔嵬是我的启蒙老师.....	张瑞芳 76

我的老师

魏巍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女教师蔡芸之先生。

她是我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前一学期的教师。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大约十八九岁。右嘴角边有颗小小的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象要对我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呵。

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她把



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

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在她女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爱诗，并且爱用唱歌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
黑水托着孤舟，
远看不见山，
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
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起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

象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她亲近呢？我们见了别的老师象老鼠见了猫似的赶快溜掉，而见了她不由地就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连她握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它，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

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家，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着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我虽不象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哟哟，你爹爹不回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罗！”那时的我，真好象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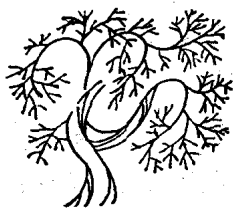
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她。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堂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

“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

“不是放暑假了么？”

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思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和我的蔡老师分别了。

什么时候，我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



理想的风筝

史叔陽

春天又到了。

柳枝染上了嫩绿，在春风里尽情飘摆，舒展着自己的腰身。连翘花举起金黄的小喇叭，向着长天吹奏着生命之歌。而蓝天上，一架架风筝在同白云戏耍，引动无数的人仰望天穹，让自己的心也飞上云端。

逢到这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刘老师，想起他放入天空的风筝。

刘老师教我们历史课。

他个子不高，微微发胖的脸上有一双时常眯起来的慈祥的眼睛，一头花白的短发更衬出



他的忠厚。他有一条强壮的右腿。而左腿，却从膝以下全部截去，靠一根被用得油亮的圆木拐杖支撑。这条腿何时、为什么截去，我们不知道，只是有一次，他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女娲氏补天造人的传说，笑着对我们说：“……女娲氏用手捏泥人捏得累了，便用树枝沾起泥巴向地上甩。甩到地上的泥巴也变成人，只是有的人，由于女娲甩的力量太大了，被摔到地上摔丢了腿和胳膊。我就是那时候被她甩掉了一条腿的。”教室里自然腾起一片笑声，但笑过之后，每个学生的心头都飘起一股酸涩的感情，同时更增加了对刘老师的尊敬。

他只靠着健壮的右腿和一支圆木棍，一天站上好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课。逢到要写板书的时候，他用圆木棍撑地，右腿离地身体急速地一转，便转向黑板。写完了粗壮的粉笔字，又以拐杖为圆心，再转向讲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师，一天不知道要这样跳跃旋转多少次。而他每次的一转，都引起学生们一次激动的心跳。

他的课讲得极好。祖国的历史，使他自豪。讲到历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陈词，常常使我们激动得落泪。而讲到祖国近代史上受屈辱的岁月，他自己又常常哽咽，使我们沉重地低下头去。后来，我考入了历史学系，和刘老师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他不喜欢笔试，却喜欢在课堂上当众提问同学，让

学生们述说自己学习的心得。我记得清楚极了，倘若同学回答得正确、深刻，他便静静地伫立在教室一侧，微仰着头，眯起眼睛，细细地听，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乐曲。然后，又好象从沉醉中醒来，长舒一口气，满意地在记分册上写下分数，亲切、大声地说：“好！五分！”倘若有的同学回答得不好，他就吃惊地瞪大眼睛，关切地瞧着同学，一边细声说：“别紧张，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一边不住地点头，好象那每一次点头都给同学注入一次启发。这时候，他比被考试的学生还要紧张。这情景，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然而，今天一想起来，依旧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刘老师每年春天的放风筝。

北方的冬季漫长而枯燥。当春风吹绿了大地的時候，人们的身心一齐苏醒，一种舒展的快意便浮上心头。当没有大风、而且晴朗的日子，刘老师课余便在校園的操场上，放起他亲手制作的风筝。

他的风筝各式各样：有最简单的“屁帘儿”，也有长可丈余的蜈蚣，而最妙的便是三、五只黑色的燕子组成的一架风筝。他的腿自然不便于奔跑，然而，他却绝不肯失去亲手把风筝送入蓝天的欢乐。他总是自己手持线拐，让他的孩子或学生远远地擎着风筝。他喊声：

“起！”便不断抽动手中的线绳，那纸糊的燕子便抖起翅膀，翩翩起舞，直窜入云霄。他仰望白云，看那青黑的小燕在风中翱翔盘旋，仿佛他的心也一齐跃上了蓝天。那时候，我常常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脸，那浮在他脸上甜蜜的笑，使我觉得他不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同我一样的少年。

当一天的功课做完，暮色还没有袭上校园的上空，常常有成群的学生到操场上来参观他放风筝。这时候，他最幸福，笑声朗朗，指着天上的风筝，同我们说笑。甚而至于，有一次，他故意地撒脱手，让天上飞舞的纸燕带动长长的线绳和线拐在地上一蹦一跳地向前飞跑。他笑着、叫着，拄着拐杖，蹦跳着去追赶绳端，喊着：“你们不要管，我自己来。”他终于气喘吁吁地抓住线绳，脸上飘起得意和满足的稚气。那天，他一定过得最幸福、最充实，因为他感到他生命的强壮和力量。

这情景使我深深感动。一个年过五十的残废的老师，对生活有着那样纯朴、强烈的爱与追求，一个活泼泼的少年又该怎样呢？

不见到他已经近三十年了，倘使他还健在，一定退休了。也许，这时候又会糊风筝，教给自己的子孙，把那精致的手工艺品送上天去。我曾见过一位失去了一条腿的长者，年复一年被断腿钉到床上，失去了活动的

自由。我希望他不至于如此，可以依旧地仰仗那功德无量的圆木棍，在地上奔走、跳跃、旋转，永远表现他生命的顽强和对生活的爱与追求。然而，倘使不幸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不，他不会的。他将永远在我的记忆里行走、微笑，用那双写了无数个粉笔字的手，放起一架又一架理想的风筝。那些给了我数不清的幻梦的风筝将陪伴着我的心，永远在祖国的蓝天上滑翔。

刘老师呵，你在哪里？我深深地、深深地思念你……

1983. 4. 2 深夜



老师领进门

刘绍棠

一九四二年正月新春，我不满六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坐落在关帝庙的后殿，只有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四个年级四个班，四个班只有四十人。

老师姓田，私塾出身，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速成班受训三个月，十七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田老师执教四十年，桃李满门，弟子不下三千，今年已届古稀，退休归里十年了。

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师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师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象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

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

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我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坡，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象四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他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二

记得，上初小的四年，为打下作文的基础，一年级练习填空，二年级练习造句，三年级练习缀句，四年级学写周记；升入高小才正式开笔作文。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